

論語集注
及附錄
參校

及附錄
續校
校謄

論 語 埃 質

附校及續校

江 聲 撰

論語埃質

本館據琳琅秘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論語竢質敘

余僮蒙時師授以朱注論語。方在幼沖。焉識是非。意謂師所授當是也。弱冠後。見何晏集解。頗采漢儒之說。喜其簡括。不似朱注之繁蕪。而于晏之注。未以爲是也。後閱漢書藝文志。知有古論語廿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齊論語廿二篇。多問玉。知道。魯論語廿篇。傳齊論者。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釋文序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焉。由是言之。兩漢諸儒。傳論語者不下數十家。今其全注皆亡其軼。乃僅見于何晏集解。及裴駟太史公書集解。而何晏所采諸儒之注。往往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英。至晏自下已說。率皆諄繆荒誕。於戲。論語之學。不其殆哉。余年三十。屏弃時學。從事羣經。于論語有欲截正者數十條。以年輕學淺。不敢以問世。四十後。遂精于尙書。凡再易稿。至五十三。而書成。旣而諸同人咸謂宜公同好。競助刻資。爰復繕寫付梓。逮劖剛事竣。而年已七十矣。自分將就木焉。幸天假吾年。俾有餘力。豈容坐廢歲月。意欲準說文解字。以繩經史子之譌字。謂亦足以嘉惠來學。唯是老莊馬班之書。不能如羣經之了然于心胸。其當繩之字。尙需肆力勤討。孜孜數年。功未及半。比及七十八歲之秋。筋力驟衰。肢體不仁。荒廢者累月。已乃聊試握管。尙可勉焉。念準繩之書。曠日持久。可屬之後學。姑以久蓄于胸之論語錄出之。于年終創始。至

論語 蒧質 敘

二

次年季春。市三月而成。題曰論語蒧質。蒧質者。不敢自是。蒧質正于同學及來哲也。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夏五端陽日壬戌元和江聲書時年七十有九。

論語竢質卷上

清 元和江 聲長庭撰

學而弟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者愜心之謂也。學而時習溫故知新見聞日廣知識日益闕者皆通疑者盡釋心曠神怡不亦說乎。

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之謂說也。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猶悶也。易文言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所謂龍德而隱者不亦君子乎。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仁讀當爲人。古字人仁通。雍也篇井有仁焉。明有證矣。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之言不

知六書段借之法徒執泥仁爲仁義字紛紛解說終无當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

說文解字曰渴盡也从水曷聲。二千年來相承以渴爲飢渴字而以竭代渴。由是經傳史子諸書凡渴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固，鄙陋也。鄙陋則不莊重，學可以救其鄙陋，則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嚴威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以冠之。子罕篇所記，乃其全文，可證也。記于此者，不稱子曰，後人遂聯合于此，非也。

子贛。

久矣。羣書相沿，作子貢矣。惟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僅一見爾。案說文解字云：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義省聲。端木，公名。賜，則字必是子贛。凡作子貢者，皆非也。未若貧而樂道。

鄭公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賤爲憂苦。然則鄭本无道字。孔君于下文注云：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則孔本有道字。皇侃本及唐石經亦皆有之，善均從衆可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爾雅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叔然曰：治器之名。

爲政弟二

而衆星共之。

共，讀爲歛字，大當作歛。从止，又。

恩，難表。

恩、从心、囟聲。囟頭、會腦蓋也。恩慮所從出也。以囟爲聲。諸聲兼會意也。俗書易囟爲田。失意義矣。𦣻从亡、𦣻聲。今俗書譌甚。字畫全非矣。衺、从衣、牙聲。流俗輒以邪代之。邪乃琅邪郡名。又俗稱父爲邪。又爲語餘聲。皆音弋奢反。无不正之義。音義皆失矣。惟周禮宮正。職去奇衺之民。內宰。職其奇衺。猶存正字。𦣻遲。

鄭公曰。𦣻遲。弟子𦣻須也。案𦣻、从火、𦣻、亦聲。今易火爲大。譌矣。
子憂問孝。

說文解字云。夏、大也。中國之人也。从夂頁。从白。白、兩手夂兩足也。俗併頁夂作。尙有字義乎。孔君曰。子憂。弟子卜商也。

子曰色難。

鄭公曰。和顏說色。是謂難也。見詩訓風正義宋朱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爾。案朱子之注此條。最爲精美。蓋本鄭公之旨。而佐以祭義之文。邇達其說。是以卓然特見尤異。實則鄭公啓之也。

有酒食。先生饗。

饗。本皆作饌。異文同字也。鄭本作餽。音訓雖不同。字則通也。儀禮特牲篇。祝命。嘗食饗者。舉奠許諾。鄭注云。古文饗。皆作餽。言皆。則以下諸饗字。及少牢篇諸饗字。皆同也。又有司徹。乃饗如饋。鄭君亦云。古

文羹作餽。然則今文以羹爲餽。故許叔重說文解字不收餽字。以羹足該餽矣。公羊昭廿五年傳云。餽羹未就。餽是食餘。何云。未就是實。以餽爲羹。則羹餽二字彼此互用。故云字通也。此文雖作饌義。實爲餽也。讀當從鄭公爲是。

人焉搜哉。人焉搜哉。

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發長安吏。與俱至霍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是以搜匿爲搜索字。則亦可以搜索爲搜匿字矣。蓋惟搜匿是用搜索。事相因也。漢人以此二字交相互用。故說文解字有搜無匿。然則經典凡搜字。皆以搜字代之可也。周官夏官有搜人。當作搜人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國語曰。忠信爲周。說文解字云。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然則从者公正。比者偏私矣。

子曰。書云。句。孝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書。逸書也。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說文解字曰。施。敷也。从支也。聲。字作岐。讀與施同。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案漢石經作孝于。自僞孔氏截取惟孝二字。屬下友于兄弟爲句。以入僞君陳。後之讀論語者。以孝于二字不辭。遂改作孝乎。以屬上書云爲句。於戲作僞之禍。害一經而波及他經。可深愾哉。

八 盜弟三

八溢舞于庭。

溢、夷質反。世俗相承，作人旁有，說文解字所無，不可用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八章之八，有云：千僮羅舞成八溢。則古者段溢字爲之，當從之也。馬融曰：溢，列也。天子八溢，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聲案：八人爲列，則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卿大夫四八卅二人，士二八一十六人矣。或說人各如其溢數，若然，則士二溢，止有四人，何以成列？且左氏哀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有女樂二八，可知皆八人爲列矣。或說非也。又案春秋隱五年經書：初獻六羽。左氏說：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初獻六羽，始用六溢也。公羊說：天子八溢，諸公六溢，諸侯四溢，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二說未知孰是。馬君則從左氏說也。

繪事後素。

鄭康成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惠半農先生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辯閒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者。鄉塾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聲案攷工記曰：凡畫繪之事，後素功，則素是人功，非質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措其掌。

禘，大祭也。緩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爲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於灌。孔子觀之，意鬯神洽，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襄九年傳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禮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爲知之哉？故答以不知，且爲說知其說者之功效。古無眞字，或段借示字爲之。易坎上六，眞于叢棘，劉瓛本作示于叢棘。故鹿鳴詩示我周行。鄭君箋云，示當作眞。眞，置也。又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公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此文示字，讀亦當然也。指掌而云寘諸，斯言天下可運于掌也。

饘，饘乎飿飿哉。

說文解字云，饘，有文章也。从有，臧聲。飿，饘也。从彡。从文。今本饘作郁，別矣。飿，作文省也。饘，飿二字，皆廢不復有見矣。

子曰：「孰不主皮。」

鄉駢記曰：禮，孰不主皮。鄭公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孰之，主于獲也。尙書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孰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向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

非所于行禮。其狀又主中。此主皮之狀與。

爲力不同科。

馬融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子嘗有言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卽此一端。人必以爲諂矣。推之他事。孔子無不盡禮。其爲人所訾議者。當復不少也。

孔子事君之禮。卽如拜下一節。衆皆拜乎上。而子獨違衆而從下。人必以爲諂矣。他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君位。鞠躬如也。色勃如足。躍如。雖未見君而已。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夫子事君盡禮之實。人不能然。反興譏刺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敍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里仁弟四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安而行之也。利仁。利而行之也。

造次必于是。

鄭公曰。造次。倉卒也。案說文解字云。趣。倉卒也。从走。束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爲趣也。

顛沛必于是。

顛沛。讀爲趄跟。說文解字曰。趄。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顛。跟。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

觀過斯知仁矣。

表記曰。與仁同功。然後其仁可知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者。喜其多壽。多壽。則來日滋少。是可懼也。父母雖康健。日薄西山。康健其足恃乎。是懼之一念。常與

喜交并也。

公治長弟五

胡榑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榑。殷之六胡。然則榑是夏器。胡爲殷器。先儒偶不檢而交相誤解。後人相承沿襲。莫之釐正。今正之。今本瑚字。乃珊瑚字。左氏

哀十一年

傳。胡簋之事。胡不从王。說文解字木部云。榑。胡榑

也。从木。連聲。則榑亦不當从王。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咸曰。既然子贛。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蓋欲以慰子贛心也。案王充論衡問孔篇。引作吾與女俱不如也。正與包咸注合。然則此文與女下其有皆字與何晏本則無有。宋人遂創爲許女自知弗如之解。增字而爲曲說。殊屬不辭。蓋其意以孔子必不可謂不如顏淵。不知此在他人之見則然。在孔子自視未有以異于人。孔子雖嘗自言學之進境。自十五以至七十。歷歷可數。此日後追思約略可計。方其日征月邁之時。必不自覺。而于諸弟子之學業。則恆知之。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悟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孔子之于顏子。見其勇猛精進。日起有功。必自計己所不及。方深喜其早成而勝己。此素志也。故既然子贛。且曰吾與女皆弗如。此中心誠實之言。非謙讓之辭也。

宰予晝寢

晝。非謂日中也。說文解字云。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晝省。从日。晝。正義云。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此不易之法也。蓋古人雞鳴必起。詩鄭風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禮內則曰。雞初鳴。咸盥漱。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初辨色而入朝。則其起身尙冥也。左氏宣二年傳。趙宣子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是亦雞鳴時起者。宰我蓋天明而後起。方其未起之時。早已晝矣。故曰晝寢。必非既起之後。日中而復臥也。予與改是。

孔子嘗有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子早已知宰我之言不信矣。今于人之言。亦不敢遽信。懲于宰我而改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包咸曰。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居蔡。僭也。節者。櫛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案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文仲僭是二者。不知分量甚矣。何得謂之知乎。若謂以山藻之文。飾藏龜之室。文仲不若是之癡愚也。

微生高。

漢書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師古以爲卽微生高也。又東方朔傳曰。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曰卽微生高也。蓋微尾字通。堯典。鳥獸。尾。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其音訓皆同矣。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然則微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稱其信。或稱其直。信旣如此。其直非直可知。夫子卽其乞醢而轉乞爲與一事。則其私曲盡見。無論其他矣。

或乞醢焉。

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簋。鄭公曰。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簋。以五齋。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齋菹醢物六十簋。說文解字云。醢。醢也。作醢以醬以酒。从釃。酒。並省。从皿。皿。器。

也然則醢乃醬之酸者非酢也。

左丘明。

太史公書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起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挾。子叶反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搢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古本如此。朱子本。衣下有輕字。而解衣云服之。是襲誤本而謬解。詒誤後學矣。釋文于下篇赤之適齊。節音衣。於旣反。而於此不音。則此衣當如字讀。下不應有輕字。皇侃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則皇本亦無輕字矣。蓋凡物獨用。則用罕而壞遲。與人同用。則用繁而易壞。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敝而無憾。不存人己之見。可謂公矣。與朋以下九字。作一句讀。其字不當絕句也。

雍也第六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鄭公以爲秦大夫案。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此子桑伯子。伯子當是字。不得云子桑亦其字。殆非公孫枝也。或以爲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又案莊子大宗師。子桑戶死。歌者曰。嗟來桑戶乎。則似

桑戶其字。子乃尊稱之爾。亦非此伯子矣。又彼下文稱子與與子桑友。未審桑戶子桑。是一是二。姑闕疑焉。

與之庾。

包咸曰。十六斗爲庾。非也。案聘禮記曰。十六斗爲簋。注云。今文簋爲逾。包氏蓋以逾庾音近。而以爲同物。遂以逾之數量說庾。故以爲十六斗。殊未審諦也。錢大令坵曰。與之庾者。釜外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沾益之數。反多于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攷工記陶人職云。庾實二穀。旅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左氏年^{昭三}傳云。四升爲豆。豆實三則斗二升。然則穀受斗二升也。庾實二穀。則容二斗四升。蓋初時與六斗四升。不爲少矣。因冉子請而益以二斗四升。斯爲允當。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解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說文解字云。犂。耕牛也。國語曰。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以譬世家之子失位。而下齊於氓庶也。耕牛所謂畎畝之勤也。解。赤色。周所尚也。周禮陽祀用解牲。解而且角。中牲牲矣。太史公書曰。仲弓父。賤人。蓋身爲庶民。先世未有仕進。爲士大夫者。故謂之賤人。賤。故以耕牛爲譬。當時卿大夫皆世官。用人必世家之子。罕有錄及民庶者。孔子言此。意謂雖生于微賤。苟能才德尤異。卓然特立。人必知之。明主求賢。必見擢用。不沒沒也。所以勸勉仲弓。毋以家世賤而自弃也。止爲喻言。而不明斥仲弓。若非與仲弓言。弟子安知其爲謂仲弓也。且聖人豈背後談論人乎。